

說部叢書

初集
第四十五編

言情小說
(卷上)

紅
硯
畫
槳
錄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

女權之倡。其爲女界之益乎。畏廬曰。是中仍分淑慝。如其未有權時。不能均謂之益也。西人之論婦人。恆喻之以啤酒。其上白沫湧潰。但泡泡作聲耳。其中清澄。其下始滓。白沫之湧潰。貴族命婦之侈肆。產恣其揮霍者也。清澄之液。則名家才媛。力以學問自見者也。滓則淫穢之行。無取焉。故歐西專使。或貴爲五等。年鬢垂四十而猶鰥。卽以不堪其婦之侈縱。甯鰥以靜寂其身。而專於外交。吾人但儀西俗之有學。倡爲女權之說。而振作睡嚙。此有志君子之所爲。余甚偉之。特謂女權伸而舉國之婦人皆淑。則余又未敢以爲是也。歐西開化幾三百年。而其中猶有守舊之士。不以女權爲可。若哈葛德之書。論說往往斥棄其國中之驕婦人。如書中所述婀娜利亞是也。婀娜利亞之譙讓其夫。詞氣清醜。不甯爲賢助。顧乃恐失一身之富貴。至以下堂要脅。語語離叛。宜其夫之不能甘而有外遇也。而其外遇者。又爲才媛。深於情。而格於禮。愛而弗亂。情極勢偏。至強死自明。以西律無兼娶之條。故至於此。此固不可爲

訓而哈氏亦竊竊議之。則又婚姻自由之一說誤之也。嗚呼。婚姻自由。仁政也。苟從之。女子終身無菀枯之歎矣。要當律之以禮。律之以禮。必先濟之以學。積學而守禮。軼去者或十之二三。則亦無惜爾。古今行政之善。其中未有不滋弊者。壩以防水之出。而水之濡出者。非司閘者之責。防不勝防也。故雖有大善。必畜微眚。西人婚姻之自由。行之亦幾三百年。其中貞者固多。不衷於禮者亦屢見。謂其人貞於中國。不可也。抑越禮失節。逾於中國。又不可也。惟無學而遽撤其防。無論中西。均將越禮而失節。故欲倡女權。必講女學。凡有學之女。必能核計終身之利害。知苟且之事。無利於己。唾而不爲。而其保傳又預爲白其得失。卽所謂智育。凡有智之人。亦不必無軼防之事。然而寡矣。難者曰。君言積學者能守禮。若書中之毗亞德利斯。非積學者耶。胡爲亦有苟且之行。曰。人愛其類。男女均也。以積學之女。日居荒倫中。見一通敏練達者。直同日星鸞鳳之照眼。惡能弗愛。愛而至死。而終不亂。謂非以禮自律耶。文君相如之事。人振其才。幾忘其醜。文君相如。又皆有才而積學者也。中國女權未昌之先。

已復如是。矧彼中有自由之權。又安禁之。綜言之。倡女權興女學大綱也。軼出之事。間有也。今救國之計。亦惟急圖其大者爾。若挈取細微之數。指爲政體之癥瘡。而力窒其開化之源。則爲不知政體者矣。余恐此書出。人將指爲西俗之淫亂。而遏絕女學不講。仍以女子無才爲德者。則非畏廬之夙心矣。不可不表而出之。林紓敘。



譯餘賸語

方今譯小說者如雲而起。而自爲小說者特鮮。紆日困於教務。無暇博覽。昨得孽海花讀之。乃歎爲奇絕。孽海花非小說也。鼓盪國民英氣之書也。其中描寫名士之狂態。語語投我心坎。嗟夫。名士不過如此耳。特兼及俄事。則大有微旨。借彩雲之軼事。名士之行踪。用以眩轉時人眼光。而彩雲尤此書主中之賓。但就彩雲定爲書中之主人翁。誤矣。天下文章。無妨狡猾。發起編述二君子。吾奈何不知其名耶。

孽海花之外。尤有文明小史。官場現形記。二書亦佳絕。天下至刻毒之筆。非至忠懇者不能出。忠懇者。綜覽世變。愴然於心。無拳無勇。不能制小人之死命。而行其彰瘴。乃曲繪物狀。用作秦臺之鏡。觀者嬉笑。不知作此者。搵幾許傷心之淚而成耳。吾請天下之愛其子弟者。必令讀此二書。又當一一指示其受病之處。用自鑒戒。亦反觀內鑒之一助也。

委巷子弟。爲腐窳學究所遏抑。恆顛預終其身。而清俊者轉不得力於學究。而得力於小說。故西人小說。卽奇恣荒眇。其中非寓以哲理。卽參以閱歷。無苟然之作。西小說之荒眇無稽。至噀利佛極矣。然其言小人國大人國之風土。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。用諷其祖國。此得謂之無關係之書乎。若封神傳。西遊記者。則真謂之無關係矣。

余傷壽伯莠光祿之殉難於庚子。將編爲哀王孫傳奇。顧長日丹鉛。無暇倚聲。行思寄迹江南。商之於南中諸君子耳。

林紓又識

題詞

情海生波。情絲牽傍愁邊。岸懨懨。抱夢墜梨花。夢帶梨花顫。恨事填胸。漸滿數今生。
傷心未半。寄懷何許。畫裏鷗波綠。漪風善。天際書來。書詞能做。冬心煖。迴看纖影。
兀伶俜。那值人兒。伴畫艇重撐。又嬾峭。金風聲聲斷。鴈日斜。鐘定草長簾深。眼中人。
遠。

右燭影搖紅

山支瘦。碧樹著新丹。相見年光短。暮寒侵幔。離魂影睡裏。半鬟虛綰。層櫻送煖。綠窗。
掩暗香零亂。端正看。依約衫痕。櫛櫛銀雲淺。花底驚魂乍遣。甚私窺山枕。偷貢香。
翰蝶乖蜂。蹇悵悵。地怪底。萬愁都鍵。闌干半。面容解。道人來。偷眼看翠瀾。魚沫吹時。
剛玉銷煙散。

右解語花

畏廬居士倚聲

河激慵歌。清才穠福。知難再。擣枝搖瘦。女兒腰滿。把離愁載。雨雨風風。可奈到無花。
空枝底。采半程癡夢。萬縷春魂。鎖填情債。雪白蘭熏。香心一寸。葳蕤耐分甘。噓苦。
共辛酸。入骨深鐫。愛卻怨碧翁。狡獪徧人間。團圓幾輩。惺惺惜惜。鵲血啼乾。漏天枯。

海 右燭影搖紅

礁鐘漱雪。槳鼓揉香。盪得秋魂醒。翦愁篩恨。文波膩。依媚一雙鴛影。珠沈玉。賁墮情。
網萬絲。嬀引最銷凝。擣麝拗蓮。慧絕翻成純。林下風來忒勁。甚雲霄平地。鴻毛飛。
迅。鳳靈蠶被花惱。一味楊梅忍。俊奇酸骨沁。怕綺夢。逡巡難穩。任嫩涼冰透。琉璃。
粉碎。猶勝整。

右解語花

十萬護花鈴。謁者倚聲和

紅礁畫槩錄卷上

英國哈葛德原著

閩縣林

紓

仁和魏

易

同譯

第一章

一日爲蕭晨之晚涼時。雲氣翳鬱。作秋陰狀。已而雲陰解。駿縷四垂。且沒蔚藍。復露海光。如拭似海。若渴睡波紋微動。如肺房作氣爲吐翕形。暗潮生也。然其來甚緩。有女子毗亞德利斯者。方立於危礁之上。礁曰狗石。與海至近。而海藻附石爲潮勢所湧散漫。水面海氣滃然如帶。四攬抱合而來。不爲風引。亦徐徐而起。人聲都渺靜。氣迎人已而海氣愈濃。四望迷漫。一無所覩。此女子獨身礁上。狀若淩雲矣。毗亞德利斯引眸觀霧。自念其狀甚奇。計自七年以前。慈闈見背。乃不觀此奇景久矣。嗟夫。七年以來。人事遷變。吾身亦浸長矣。孀然微笑。日照其影。覺此時閨秀中。竟無人能肖其美者。毗亞德利斯格蘭極淩雲而立。大有仙子狀態。其狀修短適合。而體復清。

健五官之中皆含秀穎。可人之意。矯然不落凡近。惟其如是。即有媚媚較勝者。亦不能敵其清高拔俗之容。顧閨秀縱有美麗。總不敵喬勿利冰罕。今日所見之女。郎格蘭極者。喬勿利一見其人。覺終身憂樂。悉從此一見而生。此女沈靜閎敞。惟較諸大海。始肖其人。匪特秀色足以奪人。而才思之佳。亦從望中而得。且靈府澄然。諸無罣礙。惟一落樊網。或不無兒女之情耳。是人者。蓋能受。能忍。能冒。險。能捐。軀。者也。觀其容儀眼波。善風鑑者。即足知其端兆。然毗亞德利斯照影時。初非自憐其貌。亦知己貌。矯然足以出塵。將因是而被無窮之苦惱。顧影自憐。謂母死時。霧亦如此。而流年似水。度七箇蕭晨矣。當時高僅及胸。爲狀甚適。然人生胡不長駐此十五之華年。何爲增高繼長如是七年。中心力悉罷耕而莫穫何也。且二十二年不愛無憎。儻然特立於人生。究有何趣。若更七年者。又將如何思及於此。因以指自摩其眼。適陽光出。霧射其玉肩。而近面之霧已萬重而來。即水中倩影亦已模糊不可辨認。斜陽自後而推覺前影。既修且瘦。自念此狀。胡肖乃忽奇詫迴身而念覺此影甚似七年前死。

母容也。

第二章

去毗亞德利斯所立礁之北面。灘次亦有危石突起。石色微赤。呼曰紅礁。亦曰鐘礁。石勢臨海在一英里中。已據其三水落時。石形出水面。行人沿石脊行。可達海次。潮生則其跌盡沒。剛見其脊之高者。聳然而已。海藻縱橫。布滿其上。蒼綠可愛。海上風高潮急。來舟經此。頗爲危險。年來碎賈舶多矣。一千七百八十年有三層樓之兵艦。經風觸石而碎。船人七百生者一人。其人負罪深。被以鐐鎧。舟碎後。乃端坐於礁上。人亦無知來舟之碎。此囚人胡爲得生。咸不之識。自是以來。灘上白骨皚然。瀕海蜃人咸斥爲鬼區。不復近。後從破舡中得巨鐘一。即懸之石上。風迅潮凶。鐘聲大震。來舟循聲而避。因不遇險。今日大霧四塞。鐘亦弗鳴。而鐘石之下。有人據碎舟之版。而坐隱身於海藻之下。似有意祕其蹤跡者。其人長身而廣膊。年可三十五六。而眉目頤口濛濛。海霧之中。又爲水藻所隱。乃不之辨。然就天光中見此人。執槍引首四探。

似有所覓。方其引首時。天光適射其面。睛作棕色。髻末上仰。如菱角。五官甚端整。而凝重似剛果。強毅之容。而卻含春溫。不復秋肅。猶之雲陰四合。中漏陽光者。其人卽喬勿利冰罕也。爲內法院之律師。此時正冒險求彈海鳥。若鷓鴣之類。以此地正多鷓鴣也。然以大霧之中。求彈此勁捷之海鳥。其事絕難。雖枯坐至二三句鐘。至有不見一鳥者。或於隱約中。聞鳥聲穿霧出一視之。則又無見。迨鳥聲旣近。猶不之覩。但於七八十碼外。霧中見白翅側聳。更矚已渺。雖聞其聲。仍莫審其所嚮。縱一見之。槍光微耀。鳥羣復散。但聞霧中隱隱拖遠聲而去。顧雖如是。而善獵者恆欲得鳥。雖罷毋恤。鳥聲旣渺。但聞水波觸石作潄汨聲。已而鷓鴣一雙衝霧而出。其捷如矢。第一槍嚮其雄者。弗中。第二槍得雌。立隕於水。方更納彈於膛。而鷓鴣之聲已近在霧中。觀之。鳥身頗巨。彈發。鳥墜。以兩翼撲石作聲。尙有一鳥左逝。受槍亦立隕。然鳥落水。中悉之矣。遠乃莫致。而霧陣重重。因而罷獵。然左右二槍連墜。二鳥在獵者之心。固已知足。喬勿利取石上墜鳥。寘之獵囊。四瞭霧乃更深。遂去。其衣上海藻。出煙斗引。

火吸之。惟已落之鵝鵲二。尙未之得。思欲覓之。果得其一於灘上。尙有二鳥未之得。乃沿路向海灘而行。海潮已漸長。喬勿利沿途屬目。忽見五六十碼以外。鳥翼浮於水上。居身之左方。適有礁石弩出。冀潮長時。必推死鳥至於石次。俯拾或可得。乃進踞瀕海礁上。坐而俟之。然久坐遂忘潮長不能自歸。及鳥至石旁。尙隔二十碼以外。水勢至深。乃不可揭而取。而喬勿利戀此鵝鵲。乃倒卷其裳下海。初行尙佳。更進則陷足窪地。立入其足。筋爲之掣。而水已及腰矣。喬勿利自念。揭既不可。游或可也。方欲脫衣。遙見霧中有小舟出。自念小舟既來。卽着其人取之。不旣省吾厲耶。乃抗聲呼來舟。而霧中應者。似一女人之聲。喬勿利聞是女郎。急着其衣。謝無禮。且曰。吾意欲求女。郎代吾力去女。郎舡唇咫尺。有吾所獵得之鵝鵲。浮水可十碼。女郎能否爲我拾之。卽見兩玉臂打槳向外。自水中拾起死鳥。喬勿利着衣未竟。而女郎之舟已近礁次。乃爲絕世之佳人。適與喬勿利迎面。

此時。吾書須迴敘此女郎矣。凡此等顛倒縮繞之筆墨。實吾著作家自由之權也。吾

將告讀吾書者。以毗亞德利斯。胡爲以舟爲喬勿利。拾此獵物。吾前一章末云。女郎小影。爲夕陽所引而長。大似其死母。女郎惻然。不耐久立。其來本以小舟。吾未敘及於其歸也。不能不補敘此舟。女郎既登舟。本欲循其來路歸。顧行處霧塞。不可觸。聞槍聲累發。第不省其來處。而歸路又爲霧所迷。不得歸。正夷猶間。忽聞其右又有槍聲。自思此必獵人行獵。胡不引舟卽而問途。乃向槍聲發處。挪舟而前。又聞槍聲再發。遂盪其急槳而進。迨槍聲既止。道路復迷。已而隱約見紅礁。遂挪舟嚮礁而駛。既聞喬勿利呼聲。乃爲拾死鳥還其人。霧中見獵者兩臂作伸縮狀。乃上其鳥於喬勿利。曰。先生所獵鵝鶻在此。而石上之獵人報曰。謝女郎惠我。我方欲厲水而取。自以爲獵鳥而棄之。所獵爲無着。女郎曰。此物滋不中選。肉羶弗美。獵人曰。吾意非供食品。意將之歸。欲有所爲。女郎曰。得毋去肉存羽爲標本乎。獵人曰。否。吾屠人。此語至船止上女郎微笑曰。冰罕先生能知此地。爲何許。吾船爲霧所迷矣。喬勿利大驚。自念此女郎何由識吾名。因答之曰。此紅礁耳。方欲問名。女郎卽曰。吾爲毗亞德利斯格蘭。

極阿翁爲白林其列教士。先生昨日同婀娜利亞夫人至吾學館。吾故能識先生也。蓋昨日來時。女悅其貌。竊問其名。茲則祕不之示。喬勿利復大驚。自念此女在惠而斯中爲國色。且極秀慧。無倫第其父操行未甚佳耳。因脫冠行禮曰。格蘭極姑娘。小舟何爲以霧出。其事母乃至危。女曰。知之。勿論何時。吾必划船自適其適。且微語曰。吾何險之憚。喬勿利似聞。自念是語胡爲而發。方駭異。問女曰。冰罕先生。乃不知險逾於我耶。茲近七點鐘矣。至八點一刻。爲大潮。先生歸路半英里皆水矣。喬勿利大悟曰。吾注意取海鳥。大霧中。乃不知爲候。已晚。然當厲水歸矣。女郎曰。不可。水深。安可厲。且水底石齒齒。然而海流復迅。如何可行。喬勿利曰。女郎。舟中能容二人否。能乞得容膝之地者。當同舟履。岸女曰。舟中尙敞。可容二人。惟此間石多。舟不能前。先生果附吾舟。可同至白林其列。吾得岸也。吾知此爲紅礁。方嚮已得。可以徐覓歸途。喬勿利曰。女郎。惠我實多。女曰。此何爲惠。吾獨力固可以歸。得先生爲助。亦佳事。此去白林其列。可五英里。更以一人助吾划艘。亦不爲惡。喬勿利聞言。甚以爲然。然自

念。以。小。舟。犯。霧。其。事。險。於。鳧。水。顧。以。此。年。少。女。郎。縱。之。霧。中。而。去。殊。非。仁。人。之。用。心。
果。使。划。艘。者。男。也。則。喬。勿。利。亦。不。之。往。以。爲。男。人。自。有。保。護。之。力。何。爲。與。之。共。命。旣。
而。喬。勿。利。曰。此。地。固。多。礁。然。履。岸。近。可。以。步。歸。女。郎。弗。允。喬。勿。利。遂。謀。下。船。喬。勿。利。
曰。試。以。槳。授。我。女。曰。果。先。生。能。助。我。者。則。請。以。此。煩。君。顧。吾。臂。亦。寢。惰。矣。又。見。喬。勿。
利。兩。膊。至。巨。復。曰。終。是。先。生。多。力。倘。先。生。不。善。舟。者。則。此。槳。仍。屬。我。喬。勿。利。曰。此。何。
如。語。吾。附。君。舟。五。里。君。乃。爲。吾。盡。此。五。里。力。耶。女。聞。言。始。授。槳。自。以。背。就。船。唇。以。面。
內。嚮。請。喬。勿。利。坐。船。尾。以。面。外。嚮。適。迎。面。坐。喬。勿。利。先。授。其。槍。及。其。鳥。女。受。二。物。寘。
之。艙。中。喬。勿。利。側。身。下。其。足。女。曰。先。生。慎。之。踏。船。且。翻。語。時。以。手。引。喬。勿。利。喬。勿。利。
挽。其。玉。手。以。目。視。之。容。華。果。絕。代。也。

第三章

旣。登。喬。勿。利。曰。舟。中。部。署。當。乎。毗。亞。德。利。斯。曰。部。署。訖。矣。惟。須。引。舟。稍。出。海。勿。令。太。
遠。已。乃。左。轉。轉。時。吾。必。預。語。先。生。然。尙。有。一。語。下。槳。宜。輕。船。身。輕。薄。不。任。大。力。喬。勿。